

GUANZHONGDAO

關中道

下冊

民族大義

李 婷
楊彥清 著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三 秦 出 版 社

下卷

民族大义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关中道 / 杨彦清, 李婷著.

— 西安 : 三秦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-7-5518-1071-5

I. ①关… II. ①杨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85309号

关中道

杨彦清 李婷 著

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

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

电 话 (029) 87205121

邮政编码 710003

印 刷 陕西锦绣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65.875

字 数 1075千字

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

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5000册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18-1071-5

定 价 126.00元 (全三册)

网 址 <http://www.sqcbs.cn>

目录

MULU

第五十三章	两姐妹倾诉险遇 两山寨商议比拼	· 675
第五十四章	黑风寨计议复仇 陈英莲思遁空门	· 692
第五十五章	比狠招龙争虎斗 中诡计蓉蓉诅咒	· 700
第五十六章	小客栈两情相悦 杨家院拆屋卖地	· 713
第五十七章	叶少尉催剿山寨 天门山铺排婚礼	· 730
第五十八章	珠宝店局长购玉 黄家集叶岚被擒	· 742
第五十九章	假叶岚混入军营 热恋人重温鸯梦	· 757
第六十章	李县长修书救子 老艺妓脱逃复擒	· 769
第六十一章	特派员死里逃生 李新成暗授机宜	· 782
第六十二章	张三义连杀二命 杨玉娇逃奔山野	· 794
第六十三章	山寨上花甲新婚 商县城张网捕雀	· 809
第六十四章	亮宝楼危机四伏 杀仇人宝物归主	· 824
第六十五章	张家院水井捞尸 跳舞场巧设机关	· 845
第六十六章	商州街血溅舞场 新兵营鸟出牢笼	· 866
第六十七章	黑风寨詹五招安 豆角峡叶岚设伏	· 882

第六十八章	林中阉割宋队副 坑下合葬三凶顽	• 900
第六十九章	天门山拔寨在即 聚贤厅庆贺新婚	• 916
第七十章	两洞房春宵情浓 李家院闻喜添忧	• 930
第七十一章	四十年义旗落下 关中汉子逞英豪	• 957
第七十二章	杨刚臣归葬五方 新军团集结三河	• 976
第七十三章	血染黄河关中汉 立马中条抗日寇	• 995
第七十四章	两岸相隔心相依 民族团结中国梦	• 1012
	写在《关中道》之后	• 1029



[第五十三章]

两姐妹倾诉险遇 两山寨商议比拼



—

天门山本来是个男人的天下，到处充满着旱烟、烧酒的气息，还有男人们特有的骚味和汗臭。自从杨婕入伙，先后又来了李月萍、秋菊，有了女性的加盟，给天门山寨增添了一束亮色，一丝馨香，一团温存……有了女人，山寨变得生机盎然，也充满了活力和情趣，山寨生活的苦焦，环境的险恶以及生存曾有的荒谬和痛苦，有意无意地被冲淡了。现在又增加了赵彩凤、春花和腊梅姐妹，女人们在一起好不开心热闹。常言说得好，三个女人一台戏，如今天门山上已有六个女人，要说演戏也是名角荟萃的双台大戏。今天，这几个女人在聚贤厅里聚在一桌进餐，秋菊问起春花被劫一事，春花泪如雨下，倾诉着她和妹妹遭遇的可怕经历。

原来，几天前，春花回娘家住了几天后，要妹妹陪她到华阳川购买针线和布料。腊梅在家里很闷，一听要出门则非常高兴，一路上绿草吐芬，野花绽放，两人说着唱着路过赛华山前，全然没有想到危险正一步步向她们逼近……走到

半路，忽然看到山道上过来三个骑马的人，马速很快，好像是直扑她俩而来。腊梅惊恐地喊道：“姐，你看……”说时迟那时快，骑马人转眼就到跟前。这三个人个个面色黝黑，衣帽肮脏，头发胡须很长，蓬首垢面，一连多日未见水洗脏乎乎的样子。三人下马不由分说忽地一下就把麻袋分别套在她姐妹俩头上，她们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装入麻袋，扎紧袋口，架在马背上，来人上马就走。两姐妹在麻袋里又惊又怕，又踢又闹地哭喊着，但丝毫无济于事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马停住了，两人在麻袋里听到说话声。有人问：“庙头，今天可收获不少吧！”又有人答道：“陈钱礼，只要我庙头出山，啥时候空手回过，哈哈哈……”一阵大笑后，被叫作陈钱礼的人又说：“谁不知道你庙头办事利索，这回带的是公的，还是母的？”那个叫庙头的人笑着说：“妈的，我啥时挖过带把的票？”那个陈钱礼又问另一个骑马的人：“蝥蛄，是雏的还是开过脸上过头的？”叫蝥蛄的那人对另一个人说：“蚂蟥，你给他说是啥货！”那个叫蚂蟥的说：“这回挖的，好像一个是雏，还有一个开过脸，可还未出过虫的上等棒子！”就听陈钱礼说：“好，亮出来让弟兄们把花把花，看看货色！”这时又听到有许多人在说话：“对，先让弟兄们看看货色！”蝥蛄和蚂蟥解开麻袋放出了她们，两姐妹惊慌地看着眼前这一大帮男人，她们看到了那个叫陈钱礼的人色迷迷的淫邪目光，像发情的公兽一样瞅着她们俩。天并不冷，但春花和腊梅一个劲儿瑟瑟发抖，惊恐地仇视眼前这帮悍匪。正在这时，从山寨里走出来一男一女，后来她们才知道自己被劫持到了赛华山上的黑风寨，这一对男女正是詹老五和宋春芹。宋春芹对围观的人喊道：“别闹，别吓着了棒子，还要用她们给咱换银子呢！”庙头得意地对詹老五说：“五哥你看，这俩棒子不错吧！”詹老五走过去围着春花和腊梅姐妹俩整整转了一圈，笑眯眯地说：“不错，不错，真是好货！”宋春芹有些醋意地瞪了詹老五一眼说：“哼，有啥不错的，裤子一脱还不是一个样！”宋春芹的话使庙头大感兴趣，他说：“夫人，虽然说男人女人脱了裤子都一个样，但这里边有门道哩！”宋春芹不由一笑问道：“哼，一堆人肉，能有个啥门道！”庙头说：“这里边的渠渠道道可就多了。我看女人先看外观再看内涵，就说这姑娘、少妇、大婆娘、老婆娘各有千秋。”詹老五说：“唉哟，说你庙头能，你还给能上了，你说说各有千秋都是啥？”庙头得意地说：“五哥，看女人要看女人的神、态、体、貌，还要外加素养。常言说得好，吃饭看碗，睡女人看脸。还有不同女人的年龄段，有不同的看法。

比如，少女看嫩，姑娘看俊，婆娘看丰满，老太婆看的是神态……”宋春芹对庙头评论女人有些烦恼，便打断他的话说：“庙头兄弟，你真是红萝卜放辣子，吃出看不出。你庙头长得虽然像南瓜，东长西短南北吊，可满脑子装的是研究女人的门道！”庙头没听出宋春芹的话味，却更加得意地说：“嗨，不瞒夫人，没上黑风寨前我的外号就叫花蝴蝶，是当地有名的采花大盗！……”詹老五听了心里一动，心想这个庙头劫财劫色真是一把好手，要鼓动他在杨婕身上用心思，就说：“庙头先别吹，有本事你把紫蝴蝶弄到手，也算给咱赛华山黑风寨争个面子，到时候我重赏你一千块现洋！”庙头听后备受鼓舞，吹嘘道：“那有什么，五哥就看我的吧，我这个花蝴蝶非要配天门山的紫蝴蝶不可！”庙头有些瞎说胡吹了。陈钱礼有些不耐烦了，指着春花和腊梅问：“五哥，这两个棒子是做银票还是做种票、肉票？”庙头接过话头抢先说：“五哥，就把两个棒子做肉票吧，弟兄们常年住在这荒山野外，难得见个女人，见了老母猪都想抱着亲上一口哩，这回得让弟兄们好好受活受活！”詹老五看了一眼庙头，不满地说：“做什么票不是你庙头说了算，也不是她俩说了算，那得看她俩的造化了，先带她们到厨房用餐压惊，好生招待，千万别吓着咱的财神奶奶！”众匪徒哄笑起来，说着淫荡挑逗的话语一哄而上。春花见众匪动起手脚来，忙用身子护着腊梅对詹老五说：“大王，行行好吧，有话跟我说！”春花看出詹老五是个首领，又说，“大爷，我姐妹俩都是华阳川本地人，不知因啥事被你们拉上赛华山黑风寨？”詹老五笑着说：“你若不知，我就给你俩说说，请二位上赛华山这是好事！”腊梅抢着说：“大爷，啥好事我们都不想，就想回家。”詹老五说：“回家行，只要你们听话，别说放你们回家，到时候还会派人护送你们回家哩。”春花问：“不知咋样才算听话？”詹老五说：“这不难，就是有钱出钱没钱出力，让你们家里每人出一百块大洋赎你们回去，我们弟兄有了钱，就拿着钱喝酒吃肉玩女人，我们弟兄们就高兴了，高兴了就让你们回家。”春花说：“大爷，我娘家和婆家都是穷苦人家，恐怕二十块大洋都拿不出来。”詹老五哈哈一笑说：“没钱也不要紧，你俩没钱却有女人本钱，就干些女人能干的事。”春花是结过婚的人，已经知道詹老五说的是什么意思了，愤怒地红着脸一时无语，但又无可奈何。腊梅接过话说：“大爷，我家确实没钱，我们就给你们干活，我们有力气，缝缝补补，拆拆洗洗，烧火做饭样样都行。”詹老五阴险地一笑说：“不、不、不，那倒不必要，你俩细皮嫩肉，脸盘子又这

么漂亮，哪能去干粗活？”詹老五看看春花的神色，又看了看腊梅，干脆说：“你俩就陪我们弟兄们过夜、解闷、开心、生娃娃，岂不更好……”腊梅听了大吃一惊，喊道：“打死我都不干，这样叫我们以后出去怎么见人呀？”詹老五冷笑着说：“不干？上了赛华山来就由不得你们了，说什么能不能见人，这好办，你姐妹俩就给咱在黑风寨上生娃养娃，在这里安家吧。”众喽啰一听便开怀大笑，齐喊：“当种票，生一大窝子娃娃！”宋春芹拍拍手示意停下，算是阻止众匪的叫喊，随后说：“大家都别闹了，吓傻了棒子谁也别想干事，去，送她们俩先去用餐！”这个粗鲁的女人今天也装斯文了，众匪像得了圣旨一样扑向两个女人。

山野苍茫，羊入狼群，哭喊和求饶是无用的，春花和腊梅被分开，由众匪簇拥着继续向前走。春花知道姐妹俩已经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，想着如何保护妹妹腊梅，无奈地喊道：“各位大爷，我愿意陪你们，只求放了我的妹妹，她还没找婆家呢，求求你们了！”詹老五狞笑着说：“没婆家那岂不是更好，还是个清水货呢！你看我这些弟兄，个个都是带把的，闭着眼摸一个都是好男人。”说着又吩咐道：“先拉下去好好看管，三日后开验床！”他见腊梅哭闹叫骂，沉着脸对春花说：“你是过来人，知道验床的乐趣，好好给你妹妹开导开导，只要陪好我们弟兄们，他们高兴了自然会放你们回家的。”回头又说：“庙头，还不把她两个棒子拉下去！”庙头手一挥，蚂蟥和蝮蝥又拖又抱把姐妹俩拉了出去，众匪的浪笑声、尖叫声、口哨声响彻一片。

二

腊梅和春花被关进黑风寨的花房，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是专门关押奸淫被掳妇女的地方。这是一个木结构的牢房，全部用粗大的圆木和木板搭成，上面是库房，下面就是花房。花房的窗户紧贴着地面，其实就是个半地下室，阴暗潮湿。春花和腊梅被囚禁在这里，姐妹俩人抱在一起不住啜泣，地牢外蝮蝥和另一个土匪在外看守着。蝮蝥和另一个喽啰隔着门窗还不停地劝导挑逗她们。腊梅虽然年幼，事到如今却没有怯意，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式。春花毕竟年龄大些，经见多些，知道处境凶险哭个不停。蝮蝥趴在地上的半截窗子口对里边说：“小妹子别哭了，人生在世就是这么个样儿，阴阳交合，雌雄交配，男女交媾，女

人其实跟谁在一块还不都是一个样，不就是给人家传宗接代，生个娃娃，陪男人睡觉，打炮取乐。有男人侍候你们就行了，用不着挑肥拣瘦自寻烦恼。”另一个喽啰也跟着说：“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妹子们到这里有吃有喝，有乐有趣就行了，还有啥想不开的……”蝥蝥和那个喽啰只顾调侃二姐妹，不知道陈钱礼陪着詹老五来到了地牢旁，陈钱礼在两人的屁股上各蹬了一脚，两人回头一看，知趣地爬起来退到了一边。詹老五对蝥蝥二人说：“我来看看这两个棒子，顺便开导开导，别让她们行事时大哭大闹，坏了弟兄们的雅兴。”蝥蝥连忙点头哈腰地说：“对、对、对，还是詹五哥说的对，好汉难睡打滚的婆娘……”詹老五笑着说：“我就知道，弟兄们长时间在黑风寨上不近女色，都想疯了，也憋急了。”另一喽啰嬉皮笑脸点头哈腰地说：“还是寨主英明，真体贴弟兄们。这两个棒子成色不错，就是倔犟了点儿，我俩也正在这儿开导她俩呢！”

陈钱礼拿出钥匙开了锁，蝥蝥和那个喽啰把地牢厚重的木门缓缓打开后，两人就退让到一边去了，詹老五和陈钱礼走了进去，春花下意识地扑上前去用身体挡住腊梅。詹老五笑笑说：“莫怕莫怕，我只是来看看二位贵客。”腊梅哭喊着说：“我们要回家！”詹老五回答说：“回家不难，我也从没说过不让你们回家。二位既然上得山来，好歹总得多住几天吧。”春花说：“大爷，我知道你们的意思，可我们家确实没钱……”此时，詹老五很有耐心地说：“我说过了，没钱不要紧，有人就行。东方不亮西方亮，要马犄角没有，要牛犄角遍地都是，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了！”春花求助地说：“寨主，你就行行好吧，我们都是本分人家，你说的那事干不得！”詹老五笑着说：“妹子别想不开，人活一世就那么一回事，既然不能荣华富贵，遗臭万年你俩和我都做不到，那就干脆落得个逍遥自在。你们家不是穷吗，何不做个种票，给咱弟兄怀个娃娃，多下几个蛋。山寨也会多给你们钱财补贴家用，你们可以用来赡养父母以尽孝道。不做种票做个花票也可以，让弟兄们为所欲为随便玩，玩乐了就送你们回家，你们也不少斤短两，又没有人知道。我派我们兄弟送你们回家，何乐而不为？”腊梅冷笑一声对詹老五说：“我知道你是山寨头领，我问你，你有娘吗？你有姑娘和姊妹吗？你们作践妇女竟有这么多说辞，你出去，若不出去，我就一头碰死在你面前！”詹老五正要动怒，一喽啰跑过来兴奋地说：“寨主、寨主，庙头他们又撬了一个有钱的主儿。那棒子是个小女子，说话口气大得很，看来很有背景！”詹老五却很冷静地说：“背景再深，不出水谁也拉不走船。”

随后又对春花和腊梅说：“好，我们先出去，你姐妹俩好好商量商量，有钱做银票，没钱做种票或做肉票，何去何从任由你们自己选择。给你们三天的时间，想好了就快给我说一声，没钱又不出力就想走，没门！”詹老五说完回头就走。他们走出地牢外，陈钱礼对詹老五说：“寨主，我看这个小棒子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山寨对这号人一向都是来硬的，你真是菩萨心肠，给他们三天的时间？”詹老五笑着说：“你不懂了吧！有道是牛头不烂多加柴，火到猪头烂，我要磨磨她们的性子。我就喜欢那个碎妹的性格，像青涩的苹果有味道。唉，真是牛吃麦芒图扎呢，人吃辣子图辣呢，我就要耍弄耍弄这样的小棒子，有味道！”陈钱礼说：“寨主真有艳福，这小棒子是个雏儿……”詹老五更加兴奋地说：“从她的言语情绪，我早就看出来，看来我詹老五这次是要开脸、见红、遇喜了！”

詹老五、陈钱礼走到大院里，一眼就看到远处众喽啰围着一个姑娘在评头论足。走近细看，这姑娘条干直挺，气质高雅，比起春花和腊梅毫不逊色，甚至还要更水灵些，哭泣之态也似露凝枫叶，雨打梨花，詹老五看愣了。一喽啰说：“寨主，你看庙头交了桃花运，撬回来的棒子一个比一个受看，让人动心。”庙头听了这话很是得意地说：“他娘的我是谁！我是有名的花蝴蝶，懂吗？我在黑风寨别的没学到，打黑棍、套麻袋是咱庙头的强项！”喽啰对庙头说：“我听说了，寨主很是赏识你，那天撬的棒子还等你开脸验货呢！”此时的庙头竟作谦逊状地说：“都别猴急，按山规，凡是花票，要大哥用过后才让咱弟兄们涮锅哩。”说罢，立即传来众人一阵放荡的淫笑声。詹老五看到庙头又揽来了生意，听到众喽啰的笑声，心里自然高兴，喜笑颜开地回过头对众人说：“弟兄们，这棒子不错！”庙头得意地说：“寨主，这回撬的棒子是个财神姑姑，她姨父是教书先生出身的李云鹤，现在是洛南县长。她表哥是驻防商县陕军刘师长的营长。”詹老五听后想了一下说：“噢，来头还真的不小，这回可找到有钱的主了。”陈钱礼还是老道，他忧虑地说：“寨主，这单活儿有些棘手！”詹老五说：“你是怕这女子有官府背景？哼，过去官府出兵进剿黑风寨多少次，还不是风吹云散一场空！”陈钱礼说：“寨主，现在官府瞎了，有钱啥事都能摆平，当年官府进剿咱们山寨，还不是咱用钱化解的？如果动起真格的，咱山寨早就灰飞烟灭了。可今天这个棒子不一样，她是官府要员的亲眷，不是花钱能摆平的，弄不好山寨要遇大麻烦哩！”詹老五说：“难道放了

这棒子不成？”陈钱礼说：“放是要放，但咱要动脑子想办法，不显山不露水地捞一把，得见好就收。”詹老五若有所思地点头说：“这还真是烫手的洋芋！”蓉蓉怎么会被庙头劫上赛华山上的黑风寨，这里还有一段戏剧性的故事。

三

少女怀春，钟情如命，常常会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来。原来蓉蓉思念表哥李新成心切，又羞于对家人启齿，竟不辞而别决定独自一人到商县去找李新成。她雇了一匹马，不知不觉地走错了道，本应朝南可她偏偏向北而行，出了石门镇，过了岭头梁未到华阳川，就被庙头等人劫持到赛华山的黑风寨。詹老五闹清了蓉蓉的背景，也不想和政府作对，就叫蓉蓉写信给家里要钱。蓉蓉少女心性，涉世未深，虽然哭闹了好久但并不害怕。她知道姨父是洛南县县长，表哥又是队伍里的营长，土匪劫人为的是要钱，给他们钱就是了。于是，她写信让姨父李云鹤送钱来，山匪送信走了后，果然不再难为她了。蓉蓉在黑风寨里东游西逛，还摘野花，逮蝴蝶毫不胆怯。这天，蓉蓉随意走到了地牢前，看见这么低矮的房子，小窗子几乎贴着地面，很是好奇，于是趴在地上往窗子里看，看到里面竟有两个姑娘，把她吓了一跳，就问：“哎，你们怎么住在这里？”腊梅回答说：“我们是被抓来的，关在这里不让出去。”蓉蓉说：“我也是被他们抓来的，我家送钱来他们就放我回家。”春花悲伤地说：“唉，我家没有钱，看来只有死在这里了……”说着又嚤嚤地哭了起来，蓉蓉说：“姐姐别哭，我出去以后给你家送信，叫家里人想办法救你们。”春花对蓉蓉说了家里的住处，并连声道谢。腊梅问：“小妹妹，你家住在哪个村子，你是怎么被抓上山的？”蓉蓉说：“我家在洛南，我去商县找我表哥在路上被他们抓上了山。”春花说：“小妹妹，你胆大得很，一个人敢走远路？看看，不是也和我们一样遭难了！”蓉蓉说：“我表哥是队伍里的营长，我姨父是县长，我才不怕他们呢！”春花羡慕地说：“唉，你就是幸运，有钱有势被土匪抓了都比我们强。”蓉蓉不解地问：“他们为什么把你们关在里边，不让你和我一起玩？”春花哭泣道：“我家没钱没势，看来只会凶多吉少……”腊梅却看到了一丝希望，就对蓉蓉说：“妹妹，你回家后就让你姨父出面帮帮我们姐妹，给土匪说说，也许我们姐俩还有救。”蓉蓉天真地点头说：“好吧！”腊梅看到蓉蓉点头应承，

又说：“妹妹，你帮我找两块石头好么？”蓉蓉问：“你要石头干啥？”腊梅说：“他们敢欺负我，我就砸他们！”蓉蓉点点头，就近找了两块石头递了进去。

夜幕降临，在黑风寨的深谷沟壑中，地牢里更是一片漆黑，让人觉得更加阴森恐怖。春花和腊梅恐惧地依偎在草窝里怎么也不敢睡。厚重的木门缝里忽闪着透进来一丝灯光，春花知道最担心的事情就要发生了，她周身紧张地不住颤抖。腊梅感觉到了姐姐身体的颤动，就说：“姐，事到如今害怕也没有用，大不了就是个死！”春花说：“傻妹妹，为了活命，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。我想答应他们，舍我一个人换你先出去，我再和他们一死相拼……”听了春花的话，腊梅紧紧抱住姐姐哭着说：“不，生死咱姐妹俩也要在一起，我就是不低头，人活在这世上就要活得有骨气，死也不从他们！”这时牢房门外传来说话声，原来是蝥蛄和庙头在说话。只听庙头说：“蝥蛄，你一定把这姐妹俩给咱看好，跑了、死了，咱弟兄俩可都白忙活了。”蝥蛄说：“跑不了，这黑风寨子只有两条路，前山有咱兄弟们层层把守，后山路险不比华山逊色。再说后山夜里又有狼群，山寨多年从没有棒子能逃得出去，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。”随后又小声说：“刚才寨主和陈大哥还来过哩！”庙头若有所思地问：“噢，寨主和陈钱礼来过……”庙头沉思了一会儿说：“蝥蛄，你说他俩打哪个棒子的主意？”蝥蛄说：“我能看出都在那个小的身上打主意。”庙头点点头笑着说：“明白了，老牛爱啃嫩苜蓿，看来寨主守着宋自能还想啃上一口嫩草吃。做老大的就是比咱强，守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还盯着圈里养着的！真是憋死的憋死了，饿死的饿死了，想死的想死了！不公呀，不公……”庙头说完得意地哈哈一笑，他走过去看看地牢的门，又用手摇了摇，牢门严严实实。他又听了听，里面没有一丝动静，就问：“今天咋这么安静，没哭也没闹？”蝥蛄说：“你糊涂啦，其他种票肉票都陪弟兄们骑马坐轿去了，只剩下这一对姐妹了。日他妈的，都怪咱命不好，本来今晚找个棒子泄泄火，寨主却派我看管这俩姐妹，一步还不能离开。庙头，哥们说真话，我真憋不住了……”庙头对蝥蛄说：“你呀，活人叫尿给憋死了？山寨里有的是现成货，他们能享受，还能让老弟你憋着？你把钥匙给我，我先替你看着，你一门心思去泄火去吧，不过那里得排队，要趁早去！”蝥蛄感激地说：“让大哥替我值守，这能行吗？”庙头说：“咋不行，咱俩谁跟谁，闲话少说，快去吧。”蝥蛄闻言一眨眼就兴奋地跑了。

地牢里，腊梅紧紧依偎在春花的怀里，夜深人静，门外的对话她们听得一清二楚，随后就听到了开锁声，腊梅小声说：“姐，庙头来了。”春花紧张地抓住妹妹的手，腊梅感觉到姐姐一双润若柔荑的手是那么的凉，冰凉得沁人肌骨，她小声说：“姐……”腊梅附在春花耳朵边低声说了一阵，春花惊恐地问：“这能行吗？”腊梅说：“行不行都得一拼，死活就是这一回了，咱豁出去了！”庙头打开锁并没有急于打开地牢的门，他怕两姐妹哭闹起来惊动了詹老五，到头来弄不成事还被收拾一顿。本来庙头抓来了如花似玉的姊妹花，詹老五很是兴奋，答应要让他先尝尝鲜，后来却不吭声了。他知道詹老五不是忘记了，而是变卦了，詹老五要按惯例办，凡是掳上山的女人，寨主享用过才能轮到其他头领，头领们用过后才大小喽啰。他对詹老五的失言气愤不已，更对两姐妹的美色垂涎欲滴。于是，他决定擅自先行一步，让他妈的寨主吃我的剩饭去！庙头在地牢窗户下蹲了下来，对着里边小声说：“你们姐妹俩听着，进了黑风寨的女人没有不过手就走的，认命吧！”里面传来腊梅长长地叹息声：

“唉，也是的，都怪我们命不好……”庙头见腊梅说话口气有了变化，心中一喜就说：“这么说你们想通了？实话说，女人都要过这一关的，就看是怎么过了。按山寨规矩，你俩要先陪詹寨主过夜，可寨主说要你俩先陪我哩，我想现在就那样……我亏待不了你们！”春花说：“大爷，我们渴得不行了，你先给我们舀些水来，也让我俩先喝口水，想想再说。”庙头高兴地说：“看来春花还是听话，那天一见，我就喜欢上你春花了！”春花佯装柔情似水地说：“好呀，大爷既然你喜欢上我，就先给我喝口水吧！”此时庙头却讲起条件，他说：

“想喝水不难，得先让我亲亲你的小嘴唇，再摸摸你那大奶头。”黑暗中腊梅拉了拉春花的衣襟，春花会意，强忍着怒火说：“只要你给我们水喝，怎么都行！”腊梅一看机会来了，从地上拿起蓉蓉给她的一块石头，小声对姐姐说：

“你先抱住他，我就朝他头上砸！”庙头拿出钥匙，摸索着打开地牢的门锁，推开门走了进来，春花猛扑上去一把抱住他的脖子，两人一个趔趄相拥着就倒在地上。黑暗中的庙头感到春花的双臂玉一样润凉舒爽，没有意识到这个女人的拥抱是致命的，反而把这个动作当成了女人的激情，他趁势骑在春花身上，伸出手便在她胸部抚摸起来。借着门外透射的月光，腊梅双手举起石头，照准姐姐身上那人的脑袋使尽平生所有的力气狠狠地砸去，这颗脑袋受到重重地一击，发出沉闷的一声响，霎时不动了。石头还在腊梅手中，腊梅又砸了一下，

脑袋倒了下去。春花被庙头压在身下，她感到一股液体流到了脸上，用手一摸，温热而黏稠，又在鼻子上嗅了嗅，感到腥味很重，这才意识到是庙头的血。春花用力把庙头掀翻在一旁，见他一动不动，吓得坐在地上也动弹不得。腊梅扔掉石头拉起春花逃出牢门，便消失在赛华山的黑暗之中。

四

黑风寨所在的赛华山，山峦突兀，沟壑深沉，到处峭壁悬崖。虽说赛华山没有华山险峻，但它总归是华山的姐妹山。华山自古是一条路，赛华山可是多条道。春花和腊梅顺着后山小道抓住山藤刚下到山崖下，就听到沟壑里一声狼嚎，一对狼眼像鬼火似的闪着绿色的幽光。春花胆小，吓得哭着说：“腊梅，狼！”此时，腊梅的脊背也是一阵阵发凉，但她对姐姐说：“咱们不怕，就是死在狼口，也比被土匪糟蹋咱们强。”二人趁着月色下到沟底，又经过两道崖坎，姐妹俩来到一山崖前，俩人顺着崖壁攀着山藤眼看就要下崖谷底了，山藤却没有了，两人困在半崖上，眼前一片漆黑。腊梅说：“姐，看来只有跳下去了，我先跳，如果能行，你再跳。”春花胆怯地答应着，腊梅纵身一跃跳了下去，落在了一片草丛里。原来这片草从地势低洼，长年累月落叶堆集，上边是草下面沉积着树叶，故没有受伤，虽然受到惊吓，但毕竟还是安全的，腊梅强忍着惊恐对春花喊：“姐，没事，你跳吧！”春花闭上眼睛也跳了下去，腊梅扶起春花，姐妹俩紧紧相拥。腊梅说：“姐，咱俩的命还真大，趁这会儿狼群还没发现我们，咱俩快跑！”趁着月光二人顺山路高一脚，低一脚的拼命狂奔，却仍然惊动了狼群，几只狼跟在她们身后追了过来。二人跑至崖边，腊梅低头向下一看，山崖下黑洞洞的深不见底，不由拉住了春花的手。两人回头看看就要追到跟前的狼群，一双双狼眼如同鬼灯一样闪烁着绿色的亮光，情急中春花发现近处一根粗大的树藤说：“快抓住，往下爬！”于是姐妹二人顺着树藤一直溜到半崖的石坎上，抬头回望狼群追至崖边，躁动地朝向下望着，呼吸时发出的鼻息声都能清楚地听见。春花吓得浑身抖得像筛子，腊梅安慰春花说：“姐，别怕了，山崖太陡，狼下不来，咱俩就等到天亮了咱再走！”头顶上狼群朝天长嚎，凄厉的声音在山谷间回荡……春花继续说：“只能这样了。”我们俩紧紧地抱在一起在半山上呆了一夜，天亮一看才知身处绝壁，黑风寨的山匪正漫

山遍野地找我们哩。”腊梅有些羞涩地说：“我俩爬在半山崖坎上不敢动，直等到黄昏时撕了衣服扭成绳才下到了山下，没有衣服穿就只能夜行日止，这才有了遇见刘大哥和秋菊姐……”

春花和腊梅姐妹的险遇，原本是对天门山寨几个女人诉说的，却引得更多人都来听，听后个个唏嘘不已。杨婕气得站了起来，“啪”的一拍桌子说：“黑风寨詹老五这个恶狼，淫贼，我非除掉他们不可！”老马夫也慢慢站起了身，捋着胡子叹息一声后对杨婕说：“唉，黑风寨多少年来就是这么干的。猫走猫路，鼠走鼠道，各山寨有各自的活法。山寨盗匪也分三六九等，打家劫舍，杀人越货是黑风寨的生存之道，欺男霸女是自然的。不过，他们是一伙下九流的乌合之众，再凶恶也成不了大事，只要寿限一到，就会像戏文里唱的那样风扫落叶，日沃残霜，顷刻土崩瓦解！”杨婕说：“老伯父说得不错，但咱们不能等黑风寨自己灭亡，或者等别人来消灭他们，那样时间就太长了，这期间不知他们还要做下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还有多少无辜的人被他们祸害哩！如今国共都顾全抗战大局合作了，黑风寨还这样胡作非为，遭害地方百姓，政府顾不上收拾他们，咱们就收拾他们！再说，那里还关着李县长的外甥女蓉蓉呢，李县长可是有恩于我，咱不能眼看着蓉蓉不救。”杨婕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几个头领，示意让大家拿个主意表表态，众人一时无语。徐明想了想说：“姐，那个蓉蓉是李县长的亲眷，李县长不会不管，县长手里有高德宝的警备队和警察局，他儿子还是军队里的军官，自然会去营救的。我看咱们不如静观其变，以逸待劳，伺机再动。”孟飞听了徐明的话哈哈一笑说：“好主意，让官府和土匪先较较劲，狗咬狗去吧！”接着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，有的主张按兵不动，有的主张立即营救，众说纷纭。杨婕说：“依我看，蓉蓉的事我们不妨管管。蓉蓉给春花和腊梅姐妹递了石头，两姐妹才有了砸死山匪逃出魔掌的机会，这种善行义举值得敬佩，咱们岂能坐视蓉蓉她身陷淫窟？还有，蓉蓉的姨父李县长也真诚帮助过我们，知恩必报，这样说来救蓉蓉也是我们天门山分内之事。”杨婕说完没有一人说话，大家都沉默着，看大家还有顾虑，杨婕又说，“救蓉蓉一事，还关系到我们天门山寨的前程，也关系着兄弟姐妹们的前程。大家想想，咱们聚义山寨，原由各不相同，但都是情势所迫，山寨毕竟不能作为咱们的家室。大家都看过戏，戏词里说得好，女子无夫谓之无家，男子无妻谓之无室。我和众头领曾多次商议过，好多兄弟姐妹早到了婚嫁年龄，不能一

生一世都窝在这天门山上。虽然同聚金岩沟，可天门山上和山下不一样，天门山上的人是凭刀枪打闹过日子，金岩沟的人是凭锄头出力过日子。咱们天门山人过得胆战心惊，人家金岩沟人过得安稳自得。咱们不能就这么过一辈子，山寨一定要为大家寻条出路。近来，李县长修书要我们归顺政府，姓郭的共产党也多次致意争取我们加入他们的队伍，因为事关重大我没有贸然应诺。”老马夫插言说：“我听说郭共党那个队伍过去叫红军，现在已改成了八路军、新四军。他们也曾被官府称作土匪围剿多年，但人家打土豪分田地百姓拥戴，队伍越剿越多，顺民心者得天下，我看共产党必成大器。”老马夫的话说得众人哄堂大笑，杨婕也被逗笑了，她说：“我不了解共产党，只是从那个郭共党身上看到了共产党的影子。我想，这次救蓉蓉既符合共产党救济天下，惩恶扶弱的主张，又能报李县长相助之恩，更为咱山寨今后的出路做好铺垫。大家想，如果能救得被黑风寨关押的那么多女人出来，咱天门山在四方百姓心中会自有口碑的，咱们就更能在华阳川站稳脚跟，就能立于不败之地……”杨婕的话使在场的人都很信服。孟飞说：“妹子，哥没想到你有这样的城府，只惭愧我当时还与你争寨主哩……”孟飞一脸诚挚和憨态把众人惹笑了。说话间刘勇猛然想起一件事，就对杨婕说：“寨主，春花姐妹杀了黑风寨的人，詹老五找不到她们俩人，一定会寻她们的家人报仇出气！”老马夫点点头说：“二当家的所言不差，按黑风寨以往的规矩，他们肯定要去报复，这姐妹可给家人惹来了杀身之祸！”春花和腊梅一听，吓得哭了起来，春花对老马夫说：“老伯，如果我当时知道会给家人惹来灾祸，我就是一头碰死在地牢里也不会往出跑的，我家中还有爹娘和弟弟呢，我现在就上黑风寨还他一条命！”杨婕见状安抚两姐妹说：“你们俩不用怕，打死庙头也是为民除害，庙头的死是罪有应得，黑风寨早已恶贯满盈，我们一定要惩恶除霸帮助你们姐妹俩摆平此事，我们也会想办法保护你家人的。”

春花和腊梅逃出黑风寨三天了，黑风寨喽啰们还在赛华山漫山遍野地搜寻。他们把前山、后山像篦头发似的篦了一遍，仍然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詹老五认为，两姐妹就躲在山中哪个地方，因为黑风寨前山只有“鬼见愁”一条道，平时上下都难，又有双岗看守，两人不可能通过。后山那就更不用说了，悬崖绝壁上不来下不去无路可走，别说是两个女人，就是猴子也难攀爬。要不就是掉到山下被狼吃了，可也该有衣服或骨头在呀，两个棒子难道能上天入地